

宋史卷四二二
列传第一八一

林勋 刘才邵 许忻
应孟明 曾三聘 徐侨
度正 程秘 牛大年
陈仲微 梁成大 李知孝

林勋，贺州人。政和五年进士，为广州教授。建炎三年八月，献《本政书》十三篇，言：“国家兵农之政，率因唐末之故。今农贫而多失职，兵骄而不可用，是以饥民窜卒，类为盗贼。宜假古井田之制，使民一夫占田五十亩，其有羨田之家，毋得市田。其无田与游惰末作者，皆驱之使为隶农，以耕田之羨者，而杂纽钱古，以为十一之税。宋二税之数，视唐增至七倍。今本政之制，每十六夫为一井，提封百里，为三千四百井，率税米五万一千斛、钱万二千缗，每井赋二兵、马一匹，率为兵六千四百人、马三千四百匹，岁取五之一以为上番之额，以给征役。无事则又分为四番，以直官卫，以给守卫。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。悉上则岁食米万九千余斛，钱三千六百余缗，无事则减四分之三，皆以一同之租税供之。匹妇之贡，绢三尺，绵一两。百里之县，岁收绢四千余疋，绵三千四百斤。非蚕乡则布六尺、麻二两，所收视绢绵率倍之。行之十年，则民之口算，官之酒酤，与凡茶、盐、香、矾之榷，皆可弛以予民。”其说甚备。书奏，以

勛为桂州节度掌书记。

其后，勛又献《比较书》二篇，大略谓：“桂州地东西六百里，南北五百里，以古尺计之，为方百里之国四十，当垦田二百二十五万二千八百顷，有田夫二百四万八千，出米二十四万八千斛，禄卿大夫以下四千人，禄兵三十万人。今桂州垦田约万四十二顷，丁二十一万六千六百一十五，税钱万五千余缗，苗米五万二百斛有奇，州县官不满百员，官兵五千一百人。盖土地荒芜而游手末作之人众，是以地利多遗，财用不足，皆本政不修之故。”朱熹甚爱其书。东阳陈亮曰：“勛为此书，考古验今，思虑周密，可谓勤矣。世之为井地之学者，孰有加于勛者乎？要必有英雄特起之君，用于一变之后，成顺致利，则民不骇而可以善其后矣。”

刘才邵字美中，吉州庐陵人。其上世鸛，太宗召见，未及用而卒。尝愤五季文辞卑弱，信杨雄《法言》，著《法语》八十一篇行于世。才邵以大观二上舍释褐，为赣、汝二州教授，复为湖北提举学事管干文字。宣和二年，中宏词科，迁司农寺丞。靖康元年，迁校书郎。

高宗即位，以亲老归侍，居闲十年。御史中丞廖刚荐之，召见，迁秘书丞，历驾部员外郎，迁吏部员外郎，典侍右选事。先是，宗室注宫观、岳庙，例须赴部，远者或难于行。才邵言许经所属以闻于部，依条注拟，行之而便。迁军器监，既而迁起居舍人，未几，为中书舍人兼权直学士院。帝称其能文，时宰忌之，出知漳州，即城东开渠十有四，为闸与斗门以潴汇决，溉田数千亩，民甚德之。两奉祠。绍兴二十五年，召拜工部侍郎兼直学士院，寻权吏部尚书。以疾请祠，加显谟阁直学士。卒，赠通奉大夫。才邵气和貌恭，方权臣用事之时，雍容逊避，以保名节。所著《樵溪居士集》行世。

许忻，拱州人。宣和三年进士。高宗时，为吏部员外郎，有旨引见。是时，金国使人张通古在馆，忻上疏极论和议不便，曰：

臣两蒙召见，擢置文馆，今兹复降睿旨引对。今见陛下于多故

之时，欲采千虑一得之说以广聪明，是臣图报万分之秋也，故敢竭愚而效忠。臣闻金使之来，陛下以祖宗陵寝废祀，徽宗皇帝、显肃皇后梓宫在远，母后春秋已高，久阙晨昏之奉，渊圣皇帝与天族还归无期，欲屈己以就和，遣使报聘。兹事体大，固已诏侍从、台谏各具所见闻矣，不知侍从、台谏皆以为可乎？抑亦可否杂进，而陛下未有所择乎？抑亦金已恭顺，不复邀我以难行之礼乎？是数者，臣所不得而闻也。请试别白利害，为陛下详陈之。

夫金人始入寇也。固尝云讲和矣。靖康之初，约肃王至大河而返，已而挟之北行，迄无音耗。河朔千里，焚掠无遗，老稚系垒而死者亿万计，复破威胜、隆德等州。渊圣皇帝尝降诏书，谓金人渝盟，必不可守。是岁又复深入，朝廷制置失宜，都城遂陷。敌情狡甚，惧我百万之众必以死争也，止我诸道勤王之师，则又曰讲和矣。乃邀渊圣出郊，次邀徽宗继往，追取宗族，殆无虚日，倾竭府库，靡有孑遗，公卿大臣类皆拘执，然后伪立张邦昌而去。则是金人所谓“讲和”者，果可信乎？

此已然之祸，陛下所亲见。今徒以王伦缪悠之说，遂诱致金人责我以必不可行之礼，而陛下遂已屈己从之，臣是以不觉涕泗之横流也。而彼以“诏渝江南”为名而来，则是飞尺书而下本朝，岂讲和之谓哉？我躬受之，真为臣妾矣。陛下方寝苦枕块，其忍下穹庐之拜乎？臣竊料陛下必不忍为也。万一奉其诏令，则将变置吾之大臣，分部吾之诸将，邀求无厌，靡有穷极。当此之时，陛下欲从之则无以立国，不从之则复责我以违令，其何以自处乎？况犬羊之群，惊动我陵寝，戕毁我宗庙，劫迁我二帝，据守我祖宗之地，涂炭我祖宗之民，而又徽宗皇帝、显肃皇后銮舆不返，遂致万国痛心，是谓不共戴天之仇。彼意我之必复此仇也，未尝顷刻而忘图我，岂一王伦能平哉？方王伦之为此行也，虽闾巷之人，亦知其取笑外夷，为国生事。今无故诱狂敌悖慢如此，若犹倚信其说而不寝，诚可恸哭，使贾谊复生，谓国有人乎哉，无人乎哉？

古之外夷，固有不得已而事之以皮币、事之以珠玉、事之以犬马者，曷尝有受其诏，惟外夷之欲是从，如今日事哉！脱或包羞忍耻，受其诏谕，而彼所以许我者不复如约，则徒受莫大之辱，贻万世之讥。纵使如约，则是我今日所有土地，先拱手而奉外夷矣，祖宗在天之灵，以谓如何？徽宗皇帝、显肃皇后不共戴天之仇，遂不可复也，岂不痛哉！陛下其审思之，断非圣心所能安也。自金使入境以来，内外惶惑，僥或陛下终以王伦之说为不亡，金人之诏为可从，臣恐不惟堕外夷之奸计，而意外之虞，将有不可胜言者矣。此众所共晓，陛下亦尝虑及于此乎？

国家两尝败外夷于淮甸，虽未能克复中原之地，而大江之南亦足支吾。军声粗震，国势粗定，故金人因王伦之往复，遣使来尝试朝廷。我若从其所请，正堕计中；不从其欲，且厚携我之金币而去，亦何适而非彼之利哉！为今之计，独有陛下幡然改虑，布告中外，以收人心，谓祖宗陵寝废祀，徽宗皇帝、显肃皇后梓宫在远，母后、渊圣、宗枝族属未还，故遣使迎请，冀遂南归。今敌之来，邀朝廷以必不可从之礼，实王伦卖国之罪，当行诛责，以释天下之疑。然后激厉诸将，谨捍边陲，无堕敌计，进用忠正，黜远奸邪，以振纪纲，以修政事，务为实效，不事虚名，夕虑朝谋，以图兴复，庶乎可矣。

今金使虽已就馆，谓当别议区处之宜。臣闻万人所聚，必有公言。今在廷百执事之臣，与中外一心，皆以金人之诏为不可从，公言如此，陛下独不察乎？若夫谓粘罕之已死，外夷内乱，契丹林牙复立，故今金主复与我平等语，是皆行诈款我师之计，非臣所敢知也。或者又谓金使在馆，今稍恭顺。如臣之所闻，又何其悖慢于前，而遽设恭顺于后？敌情变诈百出，岂宜惟听其甘言，遂忘备豫之深计，待其祸乱之已至，又无所及？此诚切于事情。今日之举，存亡所系，愚衷感发，不能自己，望鉴其惓惓之忠，特垂采纳，更与三二大臣熟议其便，无贻异时之悔，社稷天下幸甚。

疏入，不省。后忻托故乞从外补，乃授荆湖南路转运判官。谪居抚州，起知邵阳。卒。

应孟明字仲实，婺州永康人。少入太学，登隆兴元年进士第。试中教官，调临安府教授，继为浙东安抚司干官、乐平县丞。侍御史葛邲、监察御史王蔺荐为详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。

轮对，首论：“南北通好，疆场无虞，当选将练兵，常如大敌之在境，而可以一日忽乎？贪残苛酷之吏未去，吾民得无不安其生者乎？贤士若于下僚，忠言壅于上闻，无乃众正之门未尽开，而兼听之意未尽乎乎？君臣之间，戒惧而不自持，勤劳而不自宁，进君子，退小人，以民隐为忧，以边陲为警，则政治自修，纪纲自张矣。”孝宗曰：“朕早夜戒惧，无顷刻忘，退朝之暇，亦无它好，正恐临朝或稍晏，则万几之旷自此始矣。”次乞申严监司庇贪吏之禁，荐举徇私情之禁，帝嘉奖久之。它日，宰相进拟，帝出片纸于掌中，书二人姓名，曰：“卿何故不及此？”其一则孟明也。乃拜大理寺丞。

故大将李显忠之子家僮溺死，有司诬以杀人，逮系几三百家。孟明察其冤，白于长官，释之。出为福建提举常平，陛辞，帝曰：“朕知卿爱百姓，恶赃吏，事有不便于民，宜悉意以闻。”因问当世人才，孟明对曰：“有才而不学，则流为刻薄，惟上之教化明，取舍正，使回心向道，则成就必倍于人。”帝曰：“诚为人上者之贵。”孟明至部，具以临遣之意咨访之。帝一日御经筵，因论监司按察，顾谓讲读官曰：“朕近日得数人，应孟明其最也。”寻除浙东提点刑狱，以乡部引嫌，改使江东。

会广西谋帅，帝谓辅臣曰：“朕熟思之，无易应孟明者。”即以手笔赐孟明曰：“朕闻广西盐法利害相半，卿到任，自可详究事实。”进直秘阁、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。初，广西盐易官般为客钞，客户无多，折阅逃避，遂抑配于民。行之六年，公私交病，迫逮禁锢，民不聊生。孟明条具异奏除其弊，诏从之。禁卒朱兴结集党侣，弄兵雷、化间，声势渐长，孟明遣将缚致辕门斩之。

光宗即位，迁浙西提点刑狱，寻召为吏部员外郎，改左司，迁右司，再迁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。宁宗即位，拜太府卿兼吏部侍郎。庆元初，权吏部侍郎，卒。

孟明以儒学奋身受知人主，官职未尝幸迁，韩侂胄尝遣其密客诱以谏官，俾诬赵汝愚，孟明不答，士论以此重之。

曾三聘字无逸，临江新淦人。乾道二年进士。调赣州司户参军，累迁军器监主簿。有旨造划车弩，三聘谓：“划车弩六人挽之，而箭之所及止二百六十步。今所用克敌弓较之，工费不及十之三，一人挽之而射可及三百六十步，利害晓然。”乃不果造。

光宗不朝重华宫，中外疑惧，三聘以书抵丞相留正。正未及言，会以它事不合求去。三聘谓：“丞相今泯默而退耶，亦将取今日所难言者别白言之而后退？凡今阙庭之内，闱门衽席之间，父子夫妇之际，群臣莫敢深言者，避嫌远罪耳。丞相身退计决，言之何嫌乎？”迁秘书郎。帝欲幸玉津园，三聘上疏言：“今人心既离，大乱将作，小大之臣震怖请命，而陛下安意肆志而弗闻知，万一敌人谍知。驰一介之使，问安北宫，不知何以答之？奸宄窥间，传一纸之檄，指斥乘舆，不知何以御之？望亟备法驾朝谒，不然，臣实未知死所也。”孝忠病革，复上疏言：“道路流言，汹汹日甚，臣恐不幸而有狂夫奸人，托忠愤以行诈，假曲直以动众，至此而后悔之，则恐无及矣。”帝意为动。及孝宗崩，帝疾不能执丧，朝论益震汹。三聘谓今日事势，莫若建储。或戒之曰：“前日台谏诸公谓汝夺其职，今复有疏耶？”三聘曰：“此何时而可避烦言也。”

宁宗立，兼考功郎，后知郢州。会韩侂胄为相，指三聘为故相赵汝愚腹心，坐追两官。久之，复元官与祠。差知郴州，改提点广西、湖北刑狱，皆辞不赴。侂胄诛，诸贤遭窜斥者相继召用，三聘禄不及，终不自言。嘉熙闻，三聘已卒，有旨特赠三官，直龙图阁，赐谥忠节。

徐侨字崇甫，婺州义乌人。蚤从学于吕祖谦门人叶邾。淳熙十四年，举进士。调上饶主簿，始登朱熹之门，熹称其明白刚直，命以“毅”名斋。入为秘书省正字、校书郎兼吴、益王府教授。直宝谟阁、江东提点刑狱，以迁丞相史弥远劾罢。宝庆初，葛洪、乔行简代为请祠，迄不受禄。绍定中，告老，得请。

端平初，与诸贤俱被召，迁秘书少监、太常少卿。趣入觐，手疏数千言，皆感愤剴切，上劄主阙，下逮群臣，分别黑白，无所回隐。帝数慰谕之，顾见其衣履垢敝，愀然谓曰：“卿可谓清贫。”侨对曰：“臣不贫，陛下乃贫耳。”帝曰：“朕何为贫？”侨曰：“陛下国本未建，疆宇日蹙；权幸用事，将帅非材；旱蝗相仍，盗贼并起；经用无艺，帑藏空虚；民困于横敛，军怨于掊克，群臣养交而于子孤立，国势阽危而陛下不悟；臣不贫，陛下乃贫耳。”又言：“今女谒、阉宦相为囊橐，诞为二竖，以处国膏肓，而执政大臣又无和、缓之术，陛下此之不虑而耽乐是从，世有扁鹊，将望见而却走矣。”时贵妃阎氏方有宠，而内侍董宋臣表里用事，故侨论及之。帝为之感动改容，咨嗟太息。明日，手诏罢边帅之尤无状者，申儆群臣以朋党为之戒，命有司裁节中外浮费，而赐侨金帛甚厚。侨固辞不受。

侍讲，开陈友爱大义，用是复皇子竑爵，请从祀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张载、朱熹，以赵汝愚侑食宁宗，帝皆如其请。金使至，侨以无国书宜馆之于外，如叔向辞郑故事，迁丞相意，力丐休致，帝谕留甚勤。迁工部侍郎，辞益坚，遂命以内祠侍读，不得已就职。遇事尽言。以疾申前请，乃以宝谟阁待制奉祠。卒，谥文清。

侨尝言：“比年熹之书满天下，不过割裂掇拾，以为进取之资，求其专精笃实，能得其所言者盖鲜。”故其学一以真践实履为尚，奏对之言。剖析理欲，因致劝惩，弘益为多。若其守官居家，清苦刻厉之操，人所难能也。

度正字周卿，合州人。绍熙元年进士。历官为国子监丞。时士大夫无贤愚，皆策李全必反而不敢言，正独上疏极言之，且献毙全

之策有三，其言鲠亮激切。

迁军器少监。轮对，言：“陛下推行圣学，当自正家始。”进太常少卿。适太庙灾，为二说以献，其一则用朱熹之议，其一则因宋朝庙制而参以熹之议：“自西徂东为一列，每室之后为一室，以藏祧庙之主。如僖祖庙以次祧主则藏之，昭居左，穆居右，后世穆之祧主藏太祖庙，昭之祧主藏太宗庙。仁宗为百世不迁之宗，后世昭之祧主则藏之。高宗为百世不迁之宗，后世穆之祧主则藏之。室之前为两室，三年祫享，则帷帐幕之通为一室，尽出诸庙主及祧庙主并为一列，合食其上。往者此庙为一室，凡遇祫享合祭于室，名为合享，而实未尝合享。合增此三室，后有藏祧主之所，前有祖宗合食之地，于本朝之制初无更革，而颇已得三年大祫之义。”

迁权礼部侍郎兼侍右郎官，兼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。迁礼部侍郎，转一官，守礼部侍郎致仕。卒，赠四官，赙银绢三百。所著有《性善堂文集》。

程秘字怀古，徽州休宁人。绍熙四年进士。授昌化主簿，调建康府教授，改知富阳县，迁主管官告院。历宗正寺主簿、枢密院编修官，权左司郎官、秘书监丞，江东转运判官。陛辞，宁宗谓宰臣曰：“程秘岂可容其补外？”遂复旧职。

迁浙西提举常平，又迁秘书丞，升秘书省著作郎，寻为军器少监兼权左司郎官。迁国子司业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，兼权直舍人院，迁起居舍人，兼职依旧。权吏部侍郎，直学士院兼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，兼权中书舍人，迁礼部侍郎仍兼侍读，权刑部尚书，封休宁县男。授礼部尚书兼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，兼权吏部尚书，拜翰林学士、知制诰，兼修玉牒官，进封子。五上疏丐祠，以焕章阁学士、知建宁府，授福建路招捕使。以旧职提举玉隆万寿宫，进封伯。进敷文阁学士、知宁国府，改知赣州，皆不赴。进封新安郡侯，加宝文阁学士、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。再奉祠，又加龙图阁学士。以端明殿学士致仕，卒，年七十有九，赠特进、少师。

秘十岁咏冰，语出惊人。直学士院时，宁宗崩，丞相史弥远夜召秘，举家大惊。秘妻丞相王淮女也，泣涕，疑有不测，使人嗣之，知弥远与秘出迎，而后收涕。弥远与秘同入禁中草矫诏，一夕为制诰二十有五。初许秘政府，杨皇后赐金一囊，秘受之不辞，归视之，其直不贲。弥远以是衔之，卒不与共政云。

牛大年字隆叟，扬州人。庆元二年进士。历官将作监主簿。入对，言：“人主所当先者，要以天命人心之所系致念焉。夫以人主居富贵崇高之位，重而承宗社之托，尊而为臣辟之戴，一指意而众莫敢违，一动作而人孰敢议，然而天心靡常，则可畏也。”又言：“今日士气亦久靡矣，宜体立国之意以振起之。夫有扶持作兴之意，而后缙绅无贪名嗜利之习；无贪名嗜利之习，而后有持正秉义之操。国家之休戚，在士大夫之风俗，而风俗之善恶在朝廷。惟陛下为之振起，机括一运，天下转移，而风俗易矣。”

迁军器监主簿、大宗正丞、四川提举茶马兼权总领、知黎州兼管内安抚司公事、节制黎雅州屯戍军马，加直宝章阁，为工部郎官。入对，请惩贪吏。迁侍左郎中，进直华文阁、浙东提点刑狱，迁守秘书少监、宗正少卿，升秘书监，迁起居舍人，升起居郎兼崇政殿说书。以宝章阁待制提举太平兴国宫，卒，特赠四官。大年清操凛然，所至以廉洁自将。

陈仲微字致广，瑞州高安人。其先居江州，旌表义门。嘉泰二年，举进士。高莆田尉，会守令阙，通判又罢软不任，台闾委以县事。时岁凶，部卒并饥民作乱，仲微立召首乱者戮之。籍闭粜，抑强籴，一境以肃。囊山浮屠与郡学争水利，久不决，仲微按法曰：“曲在浮屠。”它日沿檄过寺，其徒久揭其事钟上以为冤，旦幕祝诅。然莫省为仲微也。仲微见之曰：“吾何心哉？吾何心哉？”质明，首僧无疾而死。寓公有诵仲微于当路而密授以荐牍者，仲微受而藏之。逾年，其家负县租，竟逮其奴。寓公有怨言，仲微还其牍，缄封如故，其人

惭谢，终其任不敢挠以私。

迁海盐丞。始邑有疑狱十年，郡命仲微按之，一问立决。改知崇阳县，寝食公署旁，日与父老樵竖相尔汝，下情毕达，吏无所措手。通判黄州，职兼饷馈，以身律下，随事检柅，军兴赖以不乏。制置使上其最，辞曰：“职分也。何最之有？”复通判江州，迁干办诸司审计事，知赣州、江西提点刑狱，连丞相贾似道，监察御史舒有开言罢。久之，起知惠州，迁太府寺丞兼权侍右郎官。轮对，言：“禄饵可以钓天下之中才，而不可啖尝天下之豪杰；名航可以载天下之猥士，而不可以陆沉天下之英雄。”似道怒，又讽言者罢夺其官。久之，叙复。

时国势危甚，仲微上封事，其略曰：“误襄者，老将也。夫襄之罪不专在于庸阍、疲将、孩兵也，君相当分受其责，以谢先皇帝在天之灵。天子若曰罪在朕躬，大臣直言咎在臣等，宣布十年养安之往繆，深惩六年玩寇之昨非，救过未形，固已无极，追悔既往，尚愈于迷。或谓覆护之意多，克责之辞少；或谓陛下乏哭师之誓，师相饰分过之言，甚非所以慰恤死义，祈天悔祸之道也。往往代言乏知体之士，翹馆鲜有识之人，吮旨茹柔，积习成痼，君道相业，两有所亏。方今何时，而在廷无谋国之臣，在边无折冲之帅。监之先朝宣和未乱之前、靖康既败之后，凡前日之日近冕旒，朱轮华毂，俯首吐心，奴颜婢膝，即今日奉贼称臣之人也；强力敏事，捷疾快意，即今日畔君卖国之人也。为国者亦何便于若人哉！迷国者进愒忧之欺以逢其君，托国者护耻败之局而莫敢议，当国者昧安危之机而莫之悔。臣尝思之，今之所少不止于兵。阍外之事，将军制之，而一级半阶，率从中出，斗粟尺布，退有后忧，平素无权，缓急有责，或请建督，或请行边，或请京城，创闻骇听。因诸阍有辞于缓急之时，故庙堂不得不掩恶于败阙之后，有谋莫展，有败无诛，上下包羞，嚙无敢议。是以下至器仗甲马，衰飒靡凉，不足以肃军容；壁垒堡栅，折樊驾漏，不足以当冲突之骑。号为帅阍，名存实亡也。城而无兵，以城与敌；兵不知战，以将与敌；将不知兵，以国与敌。光景蹙近目睫矣！惟君相幡

然改悟，天下事尚可为也。转改为成，在君相一念间耳。”乃出仲微江东提点刑狱。

德祐元年，迁秘书监，寻拜右正言、左司谏、殿中侍御史。益王即位海上，拜吏部尚书、给事中。崖山兵败，走安南。越四年卒，年七十有二。

其子文孙与安南王族人益稷出降，乡导我师南征。安南王愤，伐仲微墓，斧其棺。

仲微天禀笃实，虽生长富贵，而恶衣菲食，自同嫠人。故能涵饫《六经》，精研理致，于诸子百家、天文、地理、医药、卜筮、释老之学，靡不搜猎去。

梁成大字谦之，福州人。开禧元年进士。素苟贱亡耻，作县满秩，谄事史弥远家千万听，听言真德秀当击，成大曰：“某若入台，必能办此事。”听为达其语。通判扬州，寻迁宗正寺簿。

宝庆元年冬，转对，首言：“大佞似忠，大辨若讷，或好名以自鬻，或立异以自诡，或假高尚之节以要君，或饰矫伪之学以欺世。言若忠鯁，心实回邪，一不察焉，薰莸同器，泾渭杂流矣。言不达变，谋不中机，或巧辨以为能，或诡讦以市直，或设奇险之说以骇众听，或肆妄诞之论以惑士心。所行非所言，所守非所学，一不辨焉，枘凿不侔，矛盾相激矣。”

越六日，拜监察御史。寻奏：“魏了翁已从追窜，人犹以为罪大罚轻。真德秀狂悖悖谬，不减了翁，相羊家食，宜削秩贬窜，一等施行。”章既上，不下者两月，或传德秀有衡阳之命，时宰于帝前及之。帝曰：“仲尼不为已甚。”遂止镌三秩。明年三月，又奏杨长孺寝新命，徐瑄追三秩移象州居住，胡梦昱移钦州编管。是冬，拜右正言。绍定元年，进左司谏。四年正月，迁宗正少卿。五年二月，权刑部侍郎。明年十月，帝夜降旨黜之，提举千秋鸿禧观。莫泽时兼给事中，急于别异，上疏驳之，遂寝祠命。端平初，洪咨夔、吴泳交章论驳，镌两秩。泳复上疏，送泉州居住。会王遂论亦上，再镌秩，徙潮州。

成大天资暴狠，心术峻嶮，凡可贼忠害良者，率多攘臂为之。四方賂遗，列置堂庑，宾至则导之使观，欲其效尤也。尤嗜豪夺，冒占宇文氏赐第。既撰归，讼之者不下百数。寤之日，朝命毁其庐，虽小人如李知孝亦曰：“所不堪者，他日与成大同传耳。”

李知孝字孝章，参知政事光之孙。嘉定四年进士。尝为右丞相府主管文字，不以为耻。差充干办诸司审计司，拜监察御史。

宝庆元年八月，上疏：“士大夫汲汲好名，正教之力少而附和沽激之意多，扶持之意微而诋訾扇摇之意胜。既虑君上之或不能用，又恐朝廷之或不能容，姑为激怒之辞，退俟斥逐之命。始则慷慨而激烈。终则恳切而求去，将以树奇节而求令名，此臣之所未解。”盖阴诋真德秀等。又奏洪咨夔镌三秩、放罢。胡梦昱追毁、除名、勒停，鞫管象州。知孝犹诏魏了翁曰：“此所论咨夔等，乃府第付出全文。”其情状变诈如此。

越月，复言：“近年以来，诸老凋零，后学晚出，不见前辈，不闻义理，不讲纲常，识见卑陋，议论偏诋，更唱迭和，蛊惑人心，此风披扇，为害实深。乞下臣章，风厉内外，各务靖共，以杜乱萌。”拜右正言。又言：“德秀节改圣语，缪滕牒示，导信邪说，簧鼓同流，其或再有妄言，当追削流窜，以正典刑。”疏既上，遂镂榜播告天下。又言：“趣召之人，率皆迟回，久而不至，以要君为高致，以共命为常流，可行而固不行，不疾而称有疾，比比皆是，相扇成风，欲求难进易退之名，殊失尊君亲上之义。愿将趣召之人计其程途，限以时日，使之造朝，其有衰病者，早与改命。”时召傅伯成、杨简、刘宰等皆不至，故知孝诋之。又奏张忠恕落职、镌秩、罢郡。

知孝拜殿中侍御史，升侍御史。绍定元年，迁右司谏，进右谏议大夫。五年，迁工部尚书兼侍读。越月，进兵部。明年，理宗亲政，以宝谟阁直学士出知宁国，后省驳之，令提举嵩山崇福宫，端平初，监察御史洪咨夔、权直舍人院吴泳交章论驳，镌秩罢祠。泳复封驳，继徙婺州居住。殿中侍御史王遂且论之，再镌秩，徙瑞州。

知孝起自名家，苟于仕进，领袖庶顽，怀谗迷国，排斥诸贤殆尽。时乘小舆，谒醉从官之家，侵欲敛积，不知纪极。绍定末，犹自乞为中丞。世指知孝及梁成大、莫泽为三凶。卒以贬死，天下快之。

论曰：读《本政书》，然后知林勋之于井地，可谓密矣。刘才邵能全名节于权奸之时。许忻之论和议，最为忠恳，卒以是去国，尤足悲夫。应孟明、曾三聘之不污韩侂胄，孔子所谓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”。徐侨之清节，度正之淳敏，牛大年之廉正，陈仲微之忠实，然皆不至于大用，非可惜哉！若乃程秘之窃取富贵，梁成大、李知孝甘为史弥远鹰犬，遗臭万年者也。

宋史卷四二三
列传第一八二

吴泳 徐范 李韶 王迈
史弥巩 陈埙 赵与簠
李大同 黄苗 杨大异

吴泳字叔永，潼川人。嘉定二年进士。历官为军器少监，行太府寺丞，行校书郎，升秘书丞兼权司封郎官，兼枢密院编修官，升著作郎。时暂兼权直舍人院。

轮对，言：“愿陛下养心，以清明约己，以恭俭进德，以刚毅发强，毋以旨酒违善言，毋以嬖御嫉庄士，毋以靡曼之色伐天性。杜渐防微，澄原正本，使君身之所自立者先有其地。夫然后移所留之聪明以经世务，移所舍之精神以强国政，移所用之心力以恤罢民，移所当省之浮费以犒边上久戍之士，则不惟可以消弭灭变，攘除奸凶，殄灭寇贼，虽以是建久安长治之策可也。”

他日入对，又言：“诵往哲之遗言，进谋国之上策，实不过曰内修政事而已。然所谓内修者，非但车马器械之谓也。袞职之阙，所当修也；官师之旷，所当修也。出令之所弗清，所当修也；本兵之地弗严，所当修也；直言敢谏之未得其职，所当修也；折冲御侮之弗堪其任，所当修也。陛下退修于其上，百官有司交修于其下，朝廷既正，人心既附，然后申警国人，精讨军实，合内修外攘为一事，神州赤县，皆在吾指顾中矣。”

火灾，应诏上封曰：“京城之灾，京城之所见也。四方有败，陛下亦得而见之乎？夫惨莫惨于兵也，而连年不戢，则甚于火矣。酷莫酷于吏也，而频岁横征，则猛于火矣。闽之民困于盗，浙之民困于水，蜀之民困于兵。横敛之原既不澄于上，包苴之根又不绝于下。譬彼坏木，疾用无枝，而内涸之形见矣。”

迁秘书少监，兼权中书舍人，寻迁起居舍人兼权吏部侍郎，兼直学士院。疏言：“世之识治体而忧时几者，以为天运将变矣，世道将降矣。国论将更矣，正人将引去而旧人将登用矣。执持初意，封植正论，兹非砥柱倾颓之时乎？若使廉通敏慧者专治财赋，淑慎晓畅者专御军旅，明清敬谨者专典刑狱，经术通明使道训典，文雅丽则使作训辞，秉节坚厉使备风宪，奉法循理使居牧守，刚直有守者不听其引去，恬退无竞者不听其里居，功名慷慨者不佚之以祠庭，言论闾爽者不置之于外服，随才器使，各尽其分，则短长小大，安有不适用者哉！”又言谨政体、正道揆、厉臣节、综军务四事。

权刑部尚书兼修玉牒，以宝章阁直学士知宁国府，提举太平兴国宫，进宝章阁学士，差知温州。赴官，道间闻温州饥，至处州，乞蠲租科降，救饿者四万八千有奇，放夏税一十二万有奇，秋苗二万八千有奇，病者复与之药。事闻，赐衣带鞍马。改知泉州，以言罢。所著有《鹤林集》。

徐范字彝父，福州候官人。少孤，刻苦授徒以养母。与兄同举于乡，入太学，未尝以疾言遽色先人。

丞相赵汝愚去位，祭酒李祥、博士杨简论救之，俱被斥逐。同舍生议叩阁上书，书已具，有闽士亦署名，忽夜传韩侂胄将置言者重辟，闽士怖，请削名，范之友亦劝止之。范慨然曰：“业已书名矣，尚何变？”书奏，侂胄果大怒，谓其扇摇国是，各送五百里编管。范滴临海，与兄归同往，禁锢十余年。

登嘉定元年进士第。授清江县尉，辟江、淮制置司准备差遣。属边事纷纭，营寨子弟募隶军籍者未及涅，汹汹相惊。一夕，秉烛招刺

千余人，踊跃争奋。差主管户部架阁，改太学录，迁国子监主簿。入对，言：“时平，不急之务、无用之官，犹当痛加裁节，矧多事之秋，所贵全万民之命，纾一时之急，独奈何坐视其无救而以虚文自蔽哉！愿惩既往之失，废无用之文，一意养民，以培国本。”

丐外，添差通判泽州。湖湘大旱，振救多所裨益。知邵武军，寻召赴行在，言：“功利不若道德，刑罚不若恩厚，杂伯不若纯王，异端不若儒术，谗佞不若直谏，便嬖不若正人，奢侈不若诗书，盘游不若节俭，玩好不若宵衣旰食，穷黜不若偃兵息民。是非两立，明白易见。几微之际，大体所关。积习不移，治道舛矣。”迁国子监丞，徙太常丞，权都官郎官，改秘书丞、著作郎、起居郎、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。以朝奉大夫致仕。卒，赠朝请大夫、集英殿修撰。

李韶字元善，弥逊之曾孙也。父文饶，为台州司理参军，每谓人曰：“吾司臬多阴德，后有兴者。”韶五岁，能赋梅花。嘉定四年，与其兄宁同举进士。调南雄州教授。校文广州，时有当国之亲故私报所业，韶却之。调庆元。丞相史弥远荐士充学职，韶不与。袁燮求学官射圃益其居，亦不与，燮以此更敬韶。

以廉勤荐，迁主管三省架阁文字，迁太学正，改太学博士。上封事谏济王竑狱，且以书晓弥远，言甚恳到。又救太学生宁式，迁学官。丐外，添差通判泉州。郡守游九功素清严，独异顾韶。改知道州。葺周惇颐故居，录其子孙于学宫，且周其家。绍定四年，行都灾，韶应诏言事。提举福建市舶。会星变，又应诏言事。入为国子监丞，改知泉州兼市舶。

端平元年，召。明年，转太府寺丞，迁都官郎官，迁尚左郎官。未几，拜右正言。奏乞以国事、边防二事专委丞相郑清之、乔行简各任责。论汰兵、节财及襄、蜀边防。又论史嵩之、王遂和战异议，迄无成功，请出遂于要藩，易嵩之于边面，使各尽其才。史宅之将守袁州，韶率同列一再劾之。俱不报。乞解言职，拜殿中侍御史，辞，不允。奏曰：“顷同臣居言职者四人，未逾月徐清叟去，未三月杜范、吴

昌裔免，独臣尚就列。清叟昨言‘三渐’，臣继其说，李宗勉又继之，陛下初不加怒，而清叟竟去，犹曰清叟倡之也。今臣与范、昌裔言，未尝不相表里，二臣出台，臣独留，岂臣言不加切于二臣邪？抑先去二臣以警臣，使知择而后言邪？清叟所言‘三渐’，臣犹以为未甚切。今国柄有陵夷之渐，士气有委靡之渐，主势有孤立之渐，宗社有阽危之渐，上下偷安，以人言为讳，此意不改，其祸岂直三渐而已。”

时魏了翁罢督予祠，韶谏曰：“了翁刻志问学，几四十年，忠言说论，载在国史，去就出处，具有本末，端平收召，论事益切。去年督府之遣，体统不一，识者逆知其无功。了翁迫于君命，黽勉驱驰，未有大阙。襄州变出肘腋，未可以为了翁罪。枢庭之召，未几改镇，改镇未久，有旨予祠。不知国家四十年来收拾人才，焯然有称如了翁者几人？愿亟召还，处以台辅。”又劾奏陈洵益刑余腐夫，粗通文墨，扫除贱隶，窃弄威权，乞予洵益外祠。劾女冠吴知古在宫掖招权纳贿，宜出之禁庭。帝怒，韶还笏殿陛乞归。会祀明堂，雷电，免二相，韶权工部侍郎、正言，迁起居舍人。复疏洵益、知古，不报。辞新命，不许。应诏上封事，几数千言。帝谕左右曰：“李韶真有爱朕忧国之心。”凡心三辞不获，以生死祈哀乞去。帝蹙额谓韶曰：“曲为朕留。”退，复累疏乞补外，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，号称廉平。朝廷分遣部使者诸路称提官楮，韶疏极言基蔽。

嘉熙二年，召。明年，上疏乞寝召命云：

端平以来，天下之患，莫大于敌兵岁至，和不可，战不能，楮券日轻，民生流离，物价踊贵，遂至事无可为。臣窃论以为必自上始，九重菲衣恶食，卧薪尝胆，使上下改虑易听，然后可图。今二患益深，虽欲效忠，他莫有以为说。此其不敢进者一。

史宅之，故相子，予郡，外议皆谓扳援之徒将自是复用，故尝论列至再。今圣断赫然，用舍由己，人才一变矣。环视前日在廷之臣，流落摈弃，臣虽欲贪进，未知所以处其身。此其不敢进者二。

始臣为郎，蜀受兵方亟，庙堂已遣小使至，特起嵩之于家，